

虽愈，仍须续服原方酌增健脾扶正之品，以巩固疗效，冀获全功：

党参12克，白术、云苓、广皮、半夏、厚朴、当归、枳实、焦军、莱菔子各9克。

自后，患者常服此方，直至9月底经再次复查证实胃扭转完全治愈，腹胀已除，纳食完全恢复正常，每日已能进食1斤左右，并始终坚持上班而自行停药。1980年10月下旬，患者偕其父专程从沈阳来京，表示感谢。

按：胃扭转，在临床较为少见，单纯以中医治疗而取效者，鲜有报道。稽其临床见证，似属祖国医学“腹胀”、“胃痛”等范畴，而以腹胀为主。《内经》论述腹胀甚多，如《素问·厥论》云：“太阴之厥，则腹满腹胀后不利，不欲食……”《灵枢·胀论》又曰：“胃胀者，腹满，胃脘痛，鼻闻焦臭，妨于食，大便难。”描述之症状，与本病颇相类似，可见本病首应责之脾胃功能失调。盖脾为仓廪之本，主运化，胃为水谷之海，主受纳，脾主升清，胃主降浊，一升一降，气机通畅，方能维持脾胃正常功能。本例患者素有胃病史，加之此次发病历时8个月不减，脾胃之气耗伤已甚，以至脾阳不振，运化无权，升降失常。脾失运化，则清气不

升；胃失和顺，则浊气不降，气机不畅，腑气不通，壅而胀满，而诸证变作矣。概言之，此证乃属脾虚胀满。仲景于腹胀之寒热虚实，辨之甚详，选方各异，其中《伤寒论》之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，为“发汗后、腹胀满”而设，其所主腹胀为脾虚所致，与本例病机甚为切合，故宗其方义而化裁之。因其脾阳已虚，故以干姜易生姜，重在温养脾阳；因其气机壅滞，腑气不通，而见虚中夹实之候，诚如《诸病源候论》所云：脾虚故胀，其胀不已，连滞停积。故重用厚朴，益以焦军、枳实，仿《金匱要略》厚朴三物汤行气滞以通腑，其中大黄一味，用焦而不用生者，制其苦寒之性，以免更伤脾阳；酌加焦槟榔、神曲、麦芽、山楂、莱菔子等品，助其行滞消导之功。两方合用，补虚而不滞实，通泄而不伤正，共奏温运脾阳、行气导滞之功，此即叶天士“脾宜升则健，胃宜降则和”之谓。总共服药30余剂，胃扭转即恢复正常。然后，再合六君子汤加当归，增强补养之效，而竟全功。可见使用经方，切忌生搬硬套，当辨证确当，随证化裁，灵活变通，方能做到“师古而不泥古”，于临证则能得心应手，而获佳效。

针刺治愈枕神经痛1例

河南中医学院各家学说教研室 张鸣钟

张××，男，54岁，干部。

患者于3日前因操劳过度，又不慎着凉，微觉恶寒，卒然高热，体温达40℃，服解热药渐退。晚上头呈阵发性剧烈掣痛，左侧尤甚，隔1~3分钟发作一次，发则掣痛难忍，彻夜难寐。经两家医院检查，拟诊为枕神经痛。迭经肌注、内服多种镇痛、镇静之剂及普鲁卡因穴位封闭，疼痛稍止，旋复如故。1980年6月3日来我处就诊。

诊见患者形体丰满，两胞微肿，抱头呻吟，须臾痛发。舌苔白膩，脉象弦紧。此热虽退而邪未尽去，太阴经经气郁滞。

忆《伤寒论》太阳病不解，有刺风池、风府之法，颇合此症。遂取风池穴施捻转法泻之，以疏通经络而泄风寒之邪，配后溪穴施提插法泻之，以通督脉，而止项痛。行针不久，痛即缓解，留针20分钟，针尚未去而患者已呼呼入睡。翌日复诊据告，一夜安睡，痛未大作。为巩固疗效于左侧风池、外关穴各埋一皮内针，3日后去之。同年9年中旬随访，痛未再发。

按：本例患者为外感风寒，内劳心神，经脉郁滞，清空被扰所致。治以针刺风池祛风解表，健脑安神；配以后溪穴通督脉、止项痛。两穴相伍，共奏解表安神，疏经活络之功。